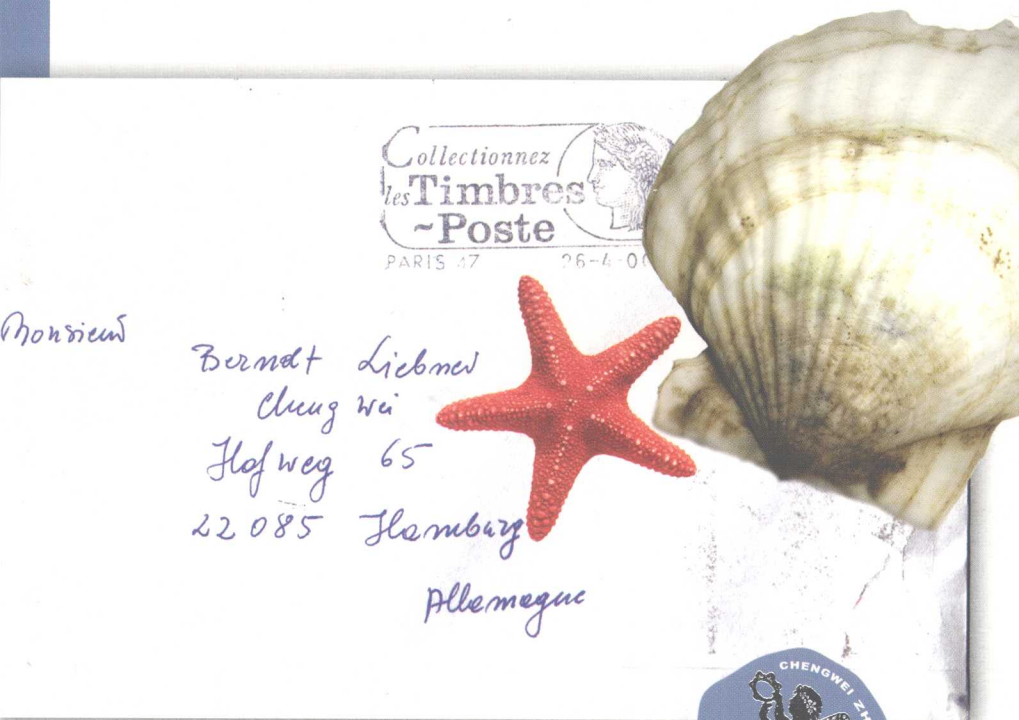


程玮著

程玮至真小说散文系列



# 白色的贝壳

baisedebēike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程玮 著

程玮至真小说散文系列

# 白色的贝壳

*baisedebeike*



J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色的贝壳 / 程玮著. —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 
2008.3

(程玮至真小说散文系列)

ISBN 978-7-5346-4165-7

I. 白… II. 程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1033 号

书 名 程玮至真小说散文系列  
——白色的贝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)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 
(南京市张王庙88号 210037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 插页 5

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4165-7

定 价 19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

## 程玮简介

程玮，江苏人，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《少年文艺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，如《我和足球》、《淡绿色的小草》等，深受小读者喜爱，被评论界喻为“80年代最有才情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”。中篇小说《来自异国的孩子》、长篇小说《少女的红发卡》分别获得第一、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由她编剧的电影《豆蔻年华》获金鸡奖及政府奖。

1993年程玮定居德国汉堡，成为德国电视二台的制片人，拍摄了秦始皇、马可·波罗、丝绸之路和孔子等题材的中国文化纪录片，现正在筹拍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专题。



1996年在家用功






2003年冬拍摄纪录片时





2007年中秋和深圳南山央校师生在一起



《来自异国的孩子》这一中篇小说，可以说是一幅重彩轻抹的学校生活的油彩画，画题是“友谊”——一份同窗不平凡的友谊。画法也比较特别，以“百合花”式的分瓣合蕊的写法，有新鲜感，读来不会令人厌倦，这也因作者能熟练地使用电影摄制上的“蒙太奇”的手法，构思甚巧。

——陈伯吹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评论家）

《来自异国的孩子》是儿童文学园地里一株清新的花。它题材新颖，手法别致，文笔优美，通过一个法国小孩在我国一所普通的小学里读书，从而引起了一些同学之间、师生之间的新的情况，反映了学校生活的一个侧面，表现了我们的学校、我们的儿童的新的面貌和新的思想。歌颂了孩子们可爱的心灵。

——任大霖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）

乡村孩子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有着无穷的向往和好奇，总想与它们沟通。他们发现了一座披着神秘薄纱的白塔。白塔对他们来说，是那么神气，那么妙不可言。“络腮胡子”的出现是那么突然，让我们始料不及。他是平凡的英雄。他的举止言谈似乎粗鲁，但有一颗滚烫的心。当听到他将那辆油箱着火的车开走时，我们的心都碎了。

——顾练（小学五年级学生）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孩子和成人

- 002 白色的塔  
010 奶奶的羊角洼  
021 白色的贝壳  
033 我的学画经过  
040 浅的绿,深的绿  
047 交朋友

### 第二章 孩子和孩子

- 062 我和足球  
074 邮票事件  
085 注意,从这里起飞

- 099 关于故事的结尾  
106 原谅我,哥哥  
117 大楼里新来的小邻居  
124 日记三则和补充说明  
137 圣诞树上的泪珠

### 第三章 孩子和世界

- 148 孩子、老人和雕塑  
157 五月的天气  
169 在妈妈的班里  
179 傍晚的雨  
189 到江边去

### 第四章 孩子和远方

- 200 “See You!”  
214 来自异国的孩子

291 后记:我梦中的书

303 附录:程玮少儿小说创作论

朱自强

# 第一章 孩子和成人

李 白

你看我近，

我看你远，

在我向你走近时，

你又渐行渐远。

入海味子卷 章一第

## 白色的塔

还记得那座塔吗，那座白色的塔？

“当然记得。”你这样说，我也这样说。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长成大人。

那时候，我们樱桃沟还藏在大山的皱褶里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。外面是什么样儿的，我们不知道。大人们不带我们出去。我们也不敢像大人那样站在路边招招手，让飞跑的汽车停下来捎上我们。我们常常站在路边，久久地看着远处，看着路尽头、山尽头那迷迷糊糊的、淡蓝的一片天空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在那重重叠叠的绿色的山峦后，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，像一座塔似

的高高矗立着。

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去问那些坐过汽车的大人们。汽车正是从那个方向来的，兴许他们知道。

“满世界新鲜玩意儿，谁还注意那个？”有人那样说。

“别是你们看花眼了吧，我可是一路瞅着，连眼皮都不敢眨。”有人那么说。

总之，大人们也弄不明白，那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

夕阳从山脊后探出半个脸蛋，留恋地朝远处那白色的塔影瞅了最后一眼，便消失在起伏的山峦后面。只有那白塔般的影子还醒目地浮在一片深黛色的暮色中，远远看去，像大海里的一片白帆。

要是能飞过这重重叠叠的山峦，去那白色的塔影前亲眼看一看，该多好啊！于是，我们壮着胆子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站在路边，远远地见汽车来了，便招招手。可汽车像没长眼睛一样，径直开了过去，倒是喷了我们一脸一身的黄灰。

终于有一次，一辆卡车吭哧吭哧地爬上坡来，不等我们招手，就自个儿停了下来。

我们反倒愣住了。

车门打开了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叔跳了出来，“妈的，这老爷车！”他骂骂咧咧地打开了车盖。

我们这才明白，这车并不是为我们停的。但我们

还是满怀希望地悄悄围了上去。等他拾掇好汽车，用棉纱擦着手时，便壮着胆子开口了，“大叔，捎我们一段路吧！”

络腮胡子转过脸来，不耐烦地问：“捎你们？你们干吗去？”

“去看，白塔！”

“白塔，哪来的白塔？去去！”他朝我们扬扬结实的拳头，钻进汽车，一溜烟地开走了。

看来，搭车是没指望了。我们决定扒车。这是一段上坡路，汽车开到这儿，总慢得像牛似的。只要胆子大，肯定能扒上去。

可这个计划一开始实行就很不顺利。不是车速太快，就是挡板太高。我的头摔了个大包，还险些被大人们发现我们的秘密。

以后，我们每天总坐在路边的高坎儿上找机会。没几天，我们就发现经常过往的汽车中，有一辆卡车开得特别慢，上坡时喘得几乎要断气。大概是因为太老了吧，车上的油漆一点儿都没有亮光了。更妙的是，它后面没有挡板，只用一道铁链横拉着，而且居然还有一截脚踏梯子。这简直是为我们特意安排的。

第二天，我们早早地来到坡坎上，汽车过去了三辆，都不是那辆车。等了好久好久，日头都正中，那辆车才在转弯处出现。

我们躲在路旁的树丛里，瞅着那车头喘着气刚刚



从我们面前爬过，我们便蹿出来，手脚并用，好一阵紧张，终于爬了上去。我们真快活呀，白塔的梦终于要实现了。

突然感到不对劲儿。可不，车停了。没等我们明白过来，一个人已经恶狠狠地跳上车，把我们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，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。

“再扒车，看我压死你们！”正是那个络腮胡子，他从车窗里伸出头，炸雷似的吼了一声，便开着车走了。

真是冤家路窄！我们气得在后面追着汽车喊：“叫你翻车，叫你翻车，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！”

骂是这样骂了，可总觉得不解恨。我们立下誓言，非乘乘他那辆破车不可！

从此，我们一有机会就去公路边蹓跶。而络腮胡子仿佛看透了我們，一到这段路，就拼命地把车开得快一些，让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扬起一溜烟尘远远而去。有一回，他在一个拐弯处撞上我们，甚至刹住车，探出头骂：“兔崽子，滚远一点！”

“叫你翻车，叫你翻车，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！”我们一迭声地追着他的车子喊。

我们真的不能忍受了！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烂泥、石块，要给他一点儿厉害看看。

遗憾的是，一连几天，我们一直没能发现络腮胡子的踪影，好像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阴谋，突然偷偷摸摸地上天入地了。